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远离尘嚣

—— [英] 托马斯·哈代 / 著 杨静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远离尘嚣

—— [英] 托马斯·哈代 / 著 杨静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离尘嚣/(英)哈代(Hardy,T.)著;杨静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英国卷.第7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09989-4

I.远… II.①哈…②杨… III.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604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远离尘嚣

作 者 (英)哈代
译 者 杨静
责任编辑 道仁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989-4/I·2171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5
第 三 章	11
第 四 章	18
第 五 章	26
第 六 章	30
第 七 章	38
第 八 章	42
第 九 章	59
第 十 章	63
第十一章	69
第十二章	74
第十三章	78
第十四章	82
第十五章	86
第十六章	95
第十七章	98
第十八章	100
第十九章	104
第二十章	109

2 WORLD
classic of LITERATURE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第二十一章	114
第二十二章	120
第二十三章	129
第二十四章	134
第二十五章	140
第二十六章	143
第二十七章	151
第二十八章	154
第二十九章	159
第三十章	165
第三十一章	170
第三十二章	178
第三十三章	185
第三十四章	192
第三十五章	202
第三十六章	205
第三十七章	212
第三十八章	218
第三十九章	221
第四十章	225
第四十一章	231
第四十二章	240
第四十三章	249
第四十四章	258
第四十五章	264
第四十六章	268
第四十七章	274
第四十八章	276

第四十九章	280
第五十章	285
第五十一章	297
第五十二章	304
第五十三章	314
第五十四章	325
第五十五章	328
第五十六章	332
第五十七章	340

第一章

牧场主奥克只要一笑，两个嘴角就会撇到耳朵下面，眼睛也眯成一条缝，眼角四周像树杈一样的皱纹在脸上伸展开来，就像一幅旭日素描上的一束束光线。

他的教名是加布里埃尔，由星期一至星期六，他头脑清醒，举止自然，穿着体面，口碑也很好。然而一到星期天，他便昏头昏脑、拖里拖拉，穿着一身漂亮的衣裳，然后手拿雨伞，一言一行都不自然。反正他觉得自己和精神方面正处于教区圣餐会友与酒徒之间那个一望无际的中间地段，一直是老底嘉式的中立状态——也就是说，他也到教堂去做礼拜，然而当仪式进行到念纳逊教义时他却无声地打哈欠；看起来他是在听讲道，实际上心中正想着中午吃什么饭。也许能够说，在舆论这个天平上他是一个这样的人物：他的朋友与评论者要是心情不好，他就是一个大恶棍；要是他们心情愉快，他就是一个大好人。如果他们的情绪处在冷不热的状态下，他的人品则是一种黯淡的椒盐混合色。

由于干六天活儿才遇到一个星期天，奥克就像总是穿着一套旧衣裳——在邻居们的眼里他的样子从来没有改变过：头上戴着一个平顶毡帽，由于担心被大风刮了去，帽口牢牢地扣在头上，帽檐向外伸着；身上穿着一件像詹森博士服的外衣；腿上裹着一副常见的皮护胫；脚上穿着一双特大的靴子，就像每一只脚都在一个宽敞的房间里一样。这双靴子不论谁穿上，即使在河里站上一天也不会感到湿，因为鞋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准备用庞大的体积与特有的坚固来弥补他在样式设计方面的不足。

奥克戴着一只完全可以称作小银钟的怀表，这就是说，从外形与作用来看这是一只怀表，从尺寸来看却是一个小钟。这个计时器比奥克的爷爷都要大几岁，

有一种或者是走得过快，或者是索性不走的古怪性格，小针又经常在枢轴上打滑，因此尽管分针走得很准，却没有人能够知道它指的到底是几点。只要表停止摆动，奥克就进行拍打和晃动，以解决这个问题。他还不时地观察太阳与星星来对自己的表，并且经常将脸用力贴到邻居的窗子上，看里边的绿盘计时上所指示的钟点。因此，表的其余两个问题也没有耽误过他的事儿。这里可以说一下，奥克的表链在裤带上挂得很高，不容易用手摸到。一定要先把身体用力斜向一边，脸和嘴都挤在一起，憋得通红，然后才能够拉着链子将表取出来，很像从井里向上提水桶。

用心的人在一个阳光明媚而又很温暖的十二月的早上看到奥克慢慢地穿过他的一块田地的时候，或许会从其它方面看他吧。他们或许会看到奥克脸上还有很多少年时代的色泽与线条，他身上比较隐秘的角落中，甚至还有一点儿稚气。如果奥克认真摆一摆自己的姿势，他那魁梧的身材和宽宽的肩膀肯定会令他看上去相貌堂堂。然而有些人，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经常使自己显得仿佛低人一等，因为他们怀着应该这样的想法，而并非因为天生就是这种筋肉。奥克身上还带着一种很像修女身份的安静和谦虚，似乎让他时刻灵敏地感觉到，在这个世上他根本没有权利要求占有太高的地位。所以，他走路的时候丝毫不摆架子，身体稍稍前倾，可是并不驼背。一个人如果凭自己的相貌而不凭漂亮的服饰来决定身价，这种样子就可谓是他一个很大的不足了。而奥克是不凭服饰的。

他刚到这种年龄，也就是提到一个“男人”的时候用“年轻”这个词来形容已经不合适了。他正处在男性生长最快的时期，由于他的理智与情感已然显而易见地分开了：他再也不可能因为年轻而将理智与情感混合成为冲动，却也没到因为家庭的影响会将这二者再次结合在一起以形成偏见的那一人生阶段。简而言之，他今年二十八岁，是一个单身汉。

这天早上奥克经过的地方是一片和诺科姆丘陵相连的斜坡，从埃敏斯特通向乔克-牛顿的公路正是穿过这片丘陵的一个尖角。奥克心不在焉地越过树篱看了看，看到一部豪华的弹簧马车正由山坡上往下行驶。车漆成了黄色，非常花哨，用两匹马拉着，车伕在车子旁边跟着，手中拿着马鞭。车里载满了家具与窗台盆景，最上边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加布里埃尔看到这幅场景还没有半分钟，车就猛地停了下来，刚好在他面前。

“后挡板掉啦，小姐。”车伕说。

“哦，一定是这样的，我方才听到过。”姑娘的声音尽管不是很低，却很温柔，“我们上坡时我听到响了一声，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到后面去瞧一下。”

“去吧。”她答道。

两匹驯服的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车伕的走路声渐渐在远处消失了。

姑娘倚着一把高背橡木扶手椅安静地坐在车顶上，身边的桌子啊、椅子啊都四腿朝天堆放在上面，面前是盆栽的天竺葵、桃金娘和仙人掌，还有一只关在笼子中的金丝雀——大概全是由一座刚刚搬空的房子的窗台上弄出来的。还有一只猫，放在一只柳条篮子里，篮子口盖了一半，猫咪起眼睛透过缝隙向外看着，温和地看着四周的小鸟。

这个迷人的姑娘就这样坐在那儿等了一会儿。周围一片寂静，只有那只金丝雀在它那个牢房中的栖木上跳来跳去的声音回荡在耳边。接着她全神贯注地向下看去，不过没有看鸟，也没有看猫，而是看放在鸟和猫其中的一个卷在纸里面的方形包裹。她回过头去看一下车伕是否回来了，他还不见人影呢，因此她的目光重新转移到那个包裹上，仿佛在竭力想里边包的是什么东西。后来，她拿起那卷东西搁到膝头上，把纸卷打开，拿出一个小镜子。她对着镜子认真地端详自己，咧开嘴，轻轻地笑了。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在太阳的照射下，她身上的粉红色夹克闪烁着红光，那充满活力的面孔和乌黑的头发洒上了一层温和的光芒。放在她身边的桃金娘、天竺葵和仙人掌艳丽碧绿，在这花儿凋谢的季节给马匹、车辆、家具与姑娘这所有的一切都添加了一种特别的春天气息。欣赏她这番表演的只有麻雀、乌鸦和这个悄悄站在旁边的牧场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这样陶醉于照镜子呢？她是故意展开笑脸来考验自己在这方面的技巧吗？没有人知道。毋庸置疑——这番表演以一个迷人的微笑作为结束。她不禁有点儿害羞，脸上发热，再看到镜子中的她也泛起了红潮，她的脸就更红了。

平常照镜子的地方与必须照镜子的时间的变化——也就是说，从在卧室中打扮到出门走路——给她这一悠闲自然的举动平添了一些原本没有的新鲜味儿。这

种情景使人回味悠长，女人一贯具有的弱点赤裸裸地露在太阳下，于是蒙上了一层新鲜艳丽的色泽。加布里埃尔·奥克看见这种情形，不论他多么想对人宽容，也不禁在心中嘲笑起来。不管怎样，她真的不用照镜子。她既不整一下帽子，理一下头发，也不按一按酒窝，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来说明她拿起镜子有什么目的。她只是将自己当成大自然的一件美妙的女性作品来观看一番而已。她好像在胡思乱想，沉浸于一场将有男人出现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真正能够演出的戏剧中——对或许会获得的胜利抱着很大的希望——她的笑容就表明她在想像某个人被她迷得魂不守舍，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可是这只是一种猜想；她这些动作都是那么心不在焉，如果坚持说这里面有其它的目的真是太莽撞了。

又传来了车夫走路的声音。她将镜子卷在纸里放到了原来的地方。

马车驶走以后，加布里埃尔从在旁边观看的地方又返回公路上，跟在马车后面走过山脚，再往前走一段路，到了关卡栅门前。他注视着的那个人正停在门那边交通行税。他在栅门二十几步以外就听见一阵争吵声。原来跟着车一起来的人和收税人为了两便士发生了冲突。

“太太的侄女正在家具上坐着，她说我交给你这个大财迷的税已经够多了，她一文钱也不会多给。”车夫这么说道。

“太好了，那么太太的侄女可就别想过去。”守栅人说，一边把栅门关上了。

奥克看一看这个，然后看一看另外一个，不禁全神贯注地思考起来。为了两个便士发生争执真是太没意思了。三便士还能算上个数字——从一天的工资里扣除三便士确实是一笔很大的损失，那也值得争执一番；但是两便士——“给你，”他走过去给了守栅人两个便士，说，“放这位姑娘过去吧。”接着他仰起头来望着她。姑娘听到了他的话，也转眼向下看。

加布里埃尔的相貌可以说是极其平常，没有哪个地方称得上漂亮，也没有哪个地方称得上丑陋，恰如其分地介于圣约翰的英俊与以色列加略人犹大的丑陋中间。在他去做礼拜的那座教堂的窗户里，这两人的模样正是这样描绘的。这个身穿红夹克的黑发姑娘大概也是这样想的，由于她不以为然地看了看他，就命令车夫接着赶路。她或许稍稍用目光向加布里埃尔表达了自己的谢意，不过没开口表达自己的谢意，更有可能她并不认为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因为他这样帮助她过

去，就等于让她没了理。谁都知道，女人会怎样对待这样的帮助。

守栅人看着离去的马车对奥克说：“这姑娘五官倒是还端正。”

“不过毛病也很多。”奥克说道。

“是的，牧场主。”

“而最大的缺点是——嗯，就是无法改掉的那种。”

“瞧不起人？嗨，就是这个。”

“噢，不。”

“那又是什么？”

加布里埃尔对那个美丽乘客的冷淡态度毕竟有些气愤，他转过头，朝他站在那里由树篱上边看她照镜子的地方看了看，接着说道：“臭美！”

第二章

圣多马日是一年当中最短的一天，这会儿已经是这天前夜接近半夜的时刻了。呼啸的北风飞旋在山坡上。正是在这个山坡上，几天前奥克曾在太阳底下看着那辆黄马车和它的女主人。

在孤单单的托勒-唐附近有一个名叫诺科姆的小山，每次你从这里走过，都会感到好像面对着世上一个万劫不灭的形体一样。可这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特点的白垩土岗，矗立在地面上，十分平整，非常普通，即使是在地壳大变动期间，比它更高大的山峰和让人头晕眼花的花岗岩峭壁都接连倒塌，它也依然会矗立在那里。

小山北坡上长着一片古老而又越来越稀疏的山毛榉丛林，它的上缘顺着弧形的山顶成为一条弓形穗带，就像骏马的鬃毛一样映衬着天空。当天晚上，刺骨的寒风震撼树木，发出凄凉的呼啸声窜出林子，掠过枝头，萧萧逝去。南坡多亏有这片树林把风势挡住了，不过沟渠中干枯的树叶还在风中翻滚，有时被吹起几片，

翻滚着吹过草地。在这一堆堆的枯叶当中有几簇最后长出来的树叶，仲冬时仍残留在树上，往下掉落的时候打得树干啪作响。

在这个一半被树木覆盖一半空无一物的小山和从山顶隐约可见的模糊而又宁静的地平线中间，是一片神秘的阴郁地带。不过从那里传来的声音能够让人联想到，那里的情形和这儿多少有点儿相同：稀疏的野草零零散散地长在山坡上；风时强时弱地刮着，时而不停地擦着树叶，时而如同用锋利的耙子耙着，时而又像挥舞着一把柔软的扫帚扫荡。一个人到了这儿，无意间就会停下来侧耳聆听，噢，原来是左右两边的树木如同教堂合唱班一般在一唱一和，传来悲戚的呼啸声；声音被下风头的树篱与另外一些东西挡着，调子就变得深沉了，成为模模糊糊的抽泣；猛烈的大风立即朝南方扑去，声音渐渐消失了。

夜空很明朗——不同寻常地明朗——天上的星星同时闪耀，仿佛同一个人体上的悸动一样，由一条共同的脉络决定着频率。北极星正对风向。天黑以后，大熊星座已经绕过北极星移向东方，此刻和子午线正好形成一个直角。星斗的许多不同的颜色——这在英国经常只在书上提到，看过的人很少——现在可以在这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天狼星最亮，如同精钢般闪烁着寒光，灿烂耀眼；那颗名叫五车二的星星是金黄色的；毕宿五星和参宿四星则闪烁着像火焰一样的红光。

在这样一个天气晴朗的午夜，假如一个人独自在小山上站着，甚至能感觉到地球在向东旋转。这样的感觉或许是因为整个星空正在地球上移动而引起的——只需安静地站一会儿就能发现这种现象——也许是因为在山顶上更便于观察太空；否则就是因为刮风，因为寂寞。不过无论是什么原因，这种乘地球翱翔的感觉是一清二楚、永远存在的。人们经常说起运动的诗意，不过想完全享受这种壮丽的诗意，你就要在半夜一切都很安静时，趁人们已经进入梦乡，已把这一切抛诸脑后，并且你又产生了一种脱俗的感觉，站在一个山顶上，久久地、静静地观察你那伟大的星空翱翔。在进行过这样一次夜间观察以后，你的心灵是难以返回世间来的，也难以相信人的小小的身体居然能产生出对这种宏伟运动的意识。

突然，这儿冲天传来一阵阵意想不到的声音。风声不是很清楚，自然界的聲音也不是很悦耳。那是牧场主奥克在吹长笛。

笛声并非顺利地飘入空中，仿佛有点儿被捂住了，力量已经减弱了很多，无

法往高处或者远处传播。声音是从林地树篱下边一团很小的黑影中传来的。那原是一座牧羊人住的小屋，不过此刻呈现的样子让一个从未见过的人感到困惑，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呢？

小屋的整体好像一个玩具，是停放在一个小阿勒山山上的挪亚小方舟，有着玩具制造者所用的古老轮廓与普通的样子，惟妙惟肖。就是因为这种仿造，方舟是什么样子才深深地刻在人们的心中，因为这是人们刚开始留下的印象。小屋用几只轮子架着，地板在地面之上大概一英尺。到了产羔季节，牧人必须在晚上照顾羊群，于是将小屋挪到草场上，好在里边休息。

人们把加布里埃尔·奥克称作牧场主只是不久前刚刚开始。在过去的一年内，他凭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一直高涨的情绪总算具备了条件，租下一个包括诺科姆山在内的很小的牧羊场，养了二百只羊。他原本只是一个牧羊人，从小跟着父亲给大业主放羊，一直到老加布里埃尔离开人世。后来他又在别人家里当过一段时间的管家。

他这样独自一人大胆地走上以主人而并非雇工的身份管理牧场的道路，赚来的羊都还欠着债，对他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他也明白自己所处的境地。他的新进程首先就是看好产羊，他从小就一直放羊，对这样的事情无疑十分精通，没在这一重要时刻将工作交给一个雇工或者新手。

风仍然在屋角咆哮，但是笛声听不到了。小屋边缘出现一片长方形的灯光，门洞中映照出牧场主奥克的影子。他拿着一个灯笼走出来，顺便关好门，在草场上这个僻静的角落里忙活了差不多二十分钟。灯光时隐时现，四处移动，他站在灯前的时候将他照得很亮，他走到灯后的时候就被黑暗吞没了。

奥克的一行一动尽管很稳重，不过也很迟缓，他的工作恰好需要这样镇定地进行。协调是美的基础；没有人会否认奥克在羊群中或羊群附近从容不迫地来回转的时候是很优雅的。但是，尽管在需要时他也能够像城里的人一样快速地思索或行动，他特有的力量却不管在道德、身体或是心灵上都是静止不动的，通常而言，几乎或者完全不会是由于冲动而导致的。

认真观察这块草地，即便只是借着黑暗的星光也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为了实现今年冬季他那伟大的目标，牧场主奥克居然动用了一块或许会被人当成是荒

坡的土地。一道道篱笆絮着干草，稀疏地插在地里，很多白色的温驯的母羊在篱笆中和篱笆底下走来走去找吃的。奥克没在时，羊铃从没发出响声，此刻又叮当作响起来。因为铃铛藏在长得愈来愈厚的羊毛下，声音已经有些模糊，不过很悦耳，一直响到他再次离开羊群。奥克返回小屋，抱着一只刚刚生下来的小羊羔，四条腿像成羊的腿一样粗，差不多有一半的部分被一层仿佛很薄的黏膜连起来。在现在这种阶段，这几只腿就可以算作小羊羔的整个身体了。

他将这个小小的生命放在小火炉前的一小捆干草上。炉子上煮着一罐羊奶。奥克吹灭灯，接着把灯花剪掉。一根蜡烛在铁丝绞上吊着，照亮了这间小屋。几个胡乱堆在一块儿的谷袋组成一张坚硬的床，占了小屋二分之一的地面。这个年轻人笔直地躺在上面，把毛围巾解开，闭上眼睛。很快他就进入了梦乡，如果是个不习惯干重活儿的人，现在才刚拿定主意把哪边身子放在下面呢。

小屋中这时候显得非常舒服、惬意。除烛光以外，还有很小的一堆红火也将柔和的颜色涂在了它能够照到的所有东西上，甚至给瓶瓶罐罐和用来干活儿的家什都蒙上了一层欢快愉悦的气氛。屋子的角落里是那把用来放羊的弯柄杖；一边的一只架子上放着一些瓶子之类的东西，里面是用来给羊医治内外病症的简单的药物，主要有酒精、松油、焦油、氧化镁、生姜与蓖麻油。屋子角落里的一个三角架上上面包、腌肉、奶酪和一个用来喝麦酒或苹果酒的杯子，酒在架子底下的一个长颈瓶中。在这些食物一边放着一根长笛，孤独的看守人方才正是用它来吹曲子，打发了无聊的一个小时。小屋有两个装了木滑板的圆形通风孔，非常像船舱中的窗洞。

小羊羔变得暖和了，开始咩咩叫起来，声音传到奥克的耳朵里，然后钻到他的脑子里，立刻起了作用。人们所期待着的声音往往会产生这种作用。正如他一躺下就睡着了一样，这会儿奥克又听到声音从睡梦中醒来，神志很清醒。他看了一眼表，发觉时针又转动了，因此戴好帽子，抱着小羊羔离开小屋，将它放到母羊身旁。外边伸手不见五指；他站在那里凝望着天空，凭星辰的高度来判断此刻究竟是夜里几点。

天狼星与毕宿五星正挂在南边的半空中，指向不安静的昴星团，猎户星座在它们中间。这个耀眼的星座这时候高高地在地平线上升起，比其它任何时候都更

夺目。北河二星和北河三星发出温和的光辉，差不多就在子午线上；荒芜而忧郁的飞马座方矩正往西北方移动；织女从远处发出亮光穿过林地，看上去好像一个挂在干树枝之间的明灯；椅状的仙后座则端正地挂在最高的树梢上。

“一点了。”奥克说。

他是个常常发觉自己的生活有某种吸引力的人。先将天空当成一个有用的工具看了一阵儿以后，他静静地转移自己的目光眺望着，仿佛在欣赏一件无比精致的艺术品。他对沉寂的、变幻莫测的景致，也许应该说对这种完全超脱尘世的纷扰的境界，一时间好像产生了深刻的感受。世人、纷扰、烦恼和快乐似乎都消失了，在这个黑暗的半球上除去他自己以外好像没有其它能感知的生物。他可以想像到这所有的一切统统转到有阳光的那边去了。

奥克就这样看着，逐渐发现他方才以为是一颗很低地挂在林地外缘后边的星星其实并非天体，而是一个看上去就在眼前的灯。

夜深人静独自一人在一个一心希望可以有人陪伴的地方，总会让人感到有点儿惧怕；但是此时如果发现身旁有个神秘的伙伴，而本能、感觉、记忆、类比、证据、盖然性、归纳法，总而言之，逻辑学家列出的所有的论证手段，都一起让人感觉到自己的确是形单影只，那样就会让人神经愈发紧张了。

牧场主奥克朝林地走去，把低树枝拨开走到有风的那面。山坡下边一团朦胧不清的黑影让他想到这里有座小屋，是在山坡上挖出一块地盖起来的，因此后面的屋顶几乎与地面平行。小屋前边是很多钉在柱子上的木板，涂了一层防腐的柏油。从屋顶与板壁的缝隙当中射出一束束、一点点灯光，奥克正是被这些灯光吸引到这里来的。他走到屋子后面，俯身靠在屋顶上，将眼睛贴到一个小洞上向里面看，里边的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

屋里有两个女人与两头牛。在牛旁边放着一桶冒着热气的麸糠浆。一个女人已经过了中年；她的同伴看上去却很年轻，气质高雅，不过长相到底怎样他却不敢确定，因为她差不多就在他的眼皮下面，他不得不在她头顶上向下看，像弥尔顿的撒旦初次看到天堂那样。她没有戴帽子，只是随意地从上向下披着一件斗篷裹着身体。

“行了，我们回去吧。”那个年纪大一些的女人说，把手插在腰上，看了看她

们干的那些活儿，“我很希望戴茜这次能躲过灾难。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这样担心过；但是如果她的病能好起来，我是否睡觉都没关系。”

那个年轻女人轻轻打了一个哈欠。显而易见，如果稍停一会儿交谈，她的眼皮便会合在一起。加布里埃尔受到她的感染，也跟着轻轻地打了一个哈欠。

“如果我们有钱雇一个男人来干这些事就好啦。”她说。

“既然我们没有太多的钱，就必须亲自做，”另外一个说，“因为你呆在这里就要帮我的忙。”

“噢，我的帽子找不到了，”年轻的女人接着说，“我猜肯定是丢在树篱那里了。这样一点儿风都能把它刮跑！”

那头笔直地站在那里的牛是德温种，有一身坚硬而温暖的皮，从眼睛到尾巴都是紫红色，没有丝毫其它的颜色，仿佛用这种颜料染过一样，很长的背脊一点儿也不弯曲。另外一头牛全身都带着灰色和白色相互夹杂的斑点。奥克这时才看到这头牛身边还站着一只大约一天前刚生下来的小牛，正呆呆地看着那两个女人，看起来它对面前的一切还不怎么习惯。它还时常将目光移向灯笼，很明显误以为那是月亮了，遗传给它的本能还来不及接受经验的修改。露希娜最近一直在诺科姆山上为了牛羊而忙碌。

“我认为我们最好找个人去取点儿麦片粥来，”年纪大些的女人说道，“一点儿麸糠都没有啦。”

“好吧，姑妈，天亮以后我就骑马去取。”

“但没有横鞍啊。”

“我可以用另一副鞍子，不要替我担心。”

奥克听见这番谈话，更想看一下她究竟长相怎样。但是她的头上披着斗篷，他又处于高处，怎么也看不到。他感到自己是在靠想像描绘她的整个面孔。就算是面对面非常清楚地看别人，我们也难免会按照自己心里的需要给面前的人着色造型。假如加布里埃尔起初就看清楚了她的脸，那么他觉得她是很美丽呢，还是只有几分姿色，完全取决于他的灵魂那时候是正需要一位神灵，还是早就有一位神灵了。奥克长期以来就感到自己需要一个使人愉快的形象来弥补心底深处日益加深的空虚，另外他这时的处境又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去想入非非，因此他就将她

想像成了一个美人儿。

世间往往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巧事，大自然这位忙碌的母亲好像也从她那永远没有停歇的劳动中抽出一点儿时间来逗她的孩子们开心。那个姑娘这时正好把斗篷解了下来，一绺绺乌黑的头发散了下来，披散在她的红夹克上。奥克一下子就看出她是那辆黄马车、桃金娘与小镜子的女主人，或者说，正是欠他两便士的那个女人。

她们将小牛重新牵到母牛身边，提着灯笼走出去。灯光朝山下移动，最后成了一点儿濛濛的云翳。加布里埃尔也返回他的羊群中去了。

第三章

黎明时分，甚至地面上出现的一点儿亮光都能带来新的乐趣。奥克再次进入林地，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夜里的巧遇是在那里发生的而已。他在这里一面散步一面思索，突然听见山脚下响起嘚嘚的马蹄声，然后又看到一个女郎骑在一匹棕色小马上顺着通向牛棚那边的小径朝山上奔来，原来就是夜里的那位年轻姑娘。加布里埃尔立刻想到了她说过被风刮跑了的那顶帽子，或许她到这里来是为了找帽子吧。他不安地在沟里寻找，沿着沟大约走了十码就在树叶中找到了。加布里埃尔把帽子捡起，回到小屋中藏起来，从墙上的通风孔里偷偷地望着这位骑马奔来的姑娘。

她爬到山顶上，四处寻找，接着向村篱那里看着。加布里埃尔刚想走过去将帽子还给她，忽然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使他顿时停住了。那条小径绕过牛棚后面，将林地分为两半。这并非马道，只是一条人行小路，上边伸展着的树枝离地面顶多七英尺，从下边骑马挺身而过是办不到的。那位姑娘没有穿骑装；她向周围看了片刻，仿佛是想确定周围的确一个人都没有，接着很敏捷地向后平躺在马背上，